

# 陳世驥文存

陳世驥

新潮叢書之一十

葉珊 林衡哲主編 新潮叢書之十一

# 陳世驥文存

陳世驥

# 陳世驤文存

新潮叢書之十一

---

|                     |                     |
|---------------------|---------------------|
| 著 者                 | 陳 世 驤               |
| 發 行 人               | 張 清 吉               |
| 郵政劃撥                | 六 一 六 三 號           |
| 出 版 者               | 志 文 出 版 社           |
| 地 址                 | 臺北市興隆路一段二七三號        |
| 總 經 銷               | 長 榮 書 局             |
| 地 址                 |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52號        |
| 電 話                 | 三 六 一 九 八 五 〇       |
| 初 版                 | 中 華 民 國 六 十 一 年 七 月 |
| 二 版                 | 中 華 民 國 六 十 四 年 五 月 |
| 內政部出版登記證內版臺業字第1146號 |                     |

---

定價：...

(缺頁或裝訂錯誤者可調換)

## 新潮弁言

我們想提供的並不是駭人聽聞的新事。在現在這個時候，所謂「新潮」，強調的是態度，我們想提供的是對文化和社會的新的勇敢介入的態度。

「新潮叢書」本着「新潮文庫」已經樹立的方針做表達技術方面的修改；我們希望這是一套完全由國人動手著述的好書，而不是亦步亦趨的翻譯品。我們要採印各種文化課目裡一流的中文著作，不論是文學藝術，哲學歷史，自然科學的現代底探討和回顧都是「新潮叢書」所試圖包容的課目。我們希望這套叢書能廣泛而深入地代表這一代知識份子追求和思維的部份歷程，為你提供一種方法來面對當前形形色色的問題。

對於上一代的某些人，所謂「新潮」曾經是「西潮」，曾經等於是驟然湧來的狂浪，拍打着東方古國的陸地；對於我們說來，「新潮」並不完全如此意味。這個時代的文化是彼此撞擊互相建設的文化。我們肯定新生的廣義的中國文明。這是從「文庫」的翻譯到「叢書」的創作所願意推展的基礎意義。

這套「新潮叢書」的對象是國內外渴求新知的讀書人。我們的野心是讓大家都肯定這一代的文化和學術界是在不斷推進的；我們相信，除了譯介西方的作品，我們這一代的智識界也可以拿出自己的東西來。

# 目 錄

|    |                 |       |     |
|----|-----------------|-------|-----|
| 序一 | .....           | (楊聯陞) | 一   |
| 序二 | .....           | (夏志清) | 九   |
| 一  | 中國的抒情傳統         | ..... | 三一  |
| 二  | 中國詩字之原始觀念試論     | ..... | 三九  |
| 三  | 姿與 GESTURE      | ..... | 六三  |
| 四  | 時間和律度在中國詩中之示意作用 | ..... | 九一  |
| 五  | 中國詩歌中的自然        | ..... | 一一九 |
| 六  | 中國詩之分析與鑒賞示例     | ..... | 一二七 |
| 七  | 關於傳統・創造・模仿      | ..... | 一五一 |
| 八  | 法國唯在主義運動的哲學背景   | ..... | 一六九 |
| 九  | 「想爾」老子道德經燉煌殘卷論證 | ..... | 一八九 |
| 十  | 原與：兼論中國文學特質     | ..... | 二一九 |

編輯報告……………(楊牧)……………二六七

# 序

一

楊聯陞

石湘死了嗎？不！不！石湘不是死了，石湘沒有死。

石湘在六十年五月二十三日以心臟病突發在美國加州柏克萊逝世的消息，不知道震憾了多少人的心靈！下淚的少說也有幾百上千人吧。其中有很多位一定同意我的想法：石湘沒有死！

照中國傳統的說法，立德、立功、立言（胡適之先生譯為 *Worth, Work, Word*），是「三不朽」——就是死而不朽。

石湘在立德方面，特色是熱情洋溢，忠誠坦蕩。他除了夫人梁美真女士以外，在國外好像別無親屬，只有幾位義男義女。可是在老少三輩，有無數的朋友。六松山莊（陳府）主人主婦之待客，是豪而不奢，親敬而不拘執，不但能令賓至如歸，而且讓只來訪過一兩次的客人，也留下很深的愉快的記憶。

石湘對長輩，可以顧孟餘先生為例。顧先生在寄居加省的時候，有一時患病。石湘兄嫂不但

隨時帶着自己特製的食品到顧府慰問，而且因為顧先生不大肯聽醫生的話，照規矩喫藥靜養，石湘常常得去幫着顧夫人左說右勸，一直勸到老先生實在不忍拂這位朋友的厚意勉強聽從才罷。現在二老已經回國定居，聽到這位朋友的噩耗，恐怕要「老淚縱橫」吧。

他對同輩，可以加大一位比較年輕的美國同事爲例。這位同事，也是極率真，頗有才氣，而治學興趣廣博的人。可惜的是，他同他在美國生長的華僑太太，常常失和，而又兩情不斷。有一陣兩個人分居了，老爺神魂不安，幾於厭世。往往在深更半夜，給石湘告急，訴衷情，甚至於跑到陳府，長談到曉才去。他們這一段姻緣，雖有石湘全力支持，還是時合時散。目下好像又在散的階段，幸而是「好離好散」，也就差強人意了。

石湘對晚輩，義男義女，都是愛如己出，自不必說。對學生，更是春風化雨，認真指導，而且對每個人的生活就業等等，都關切幫忙。他的友情，推廣到復興劇團的諸位小藝員。在他們初訪金山的那一年，石湘夫婦差不多每場必到，前臺後臺，捧場拍照，幫同其他熱心的僑領，作種種週到體貼的安排。現在這些小朋友，好幾位已經成名。也許有不少位還記得這位愛護他們的教授陳伯伯吧。

談到立功，一個教書匠，自然沒有多少機會成就什麼豐功偉業。不過石湘在加大服務多年，對於系務及各種委員會的事務，都是熱心參加，決不偷懶。在加大近代中國研究所負過行政責



任，已故的夏濟安兄，就是他拉去的。對校外與教育有關的事，也是全力贊助。他作過蒙特瑞華語訓練所的特別顧問。史丹福大學主辦設在臺北的美國各大學中國語文聯合研習所，從一成立，石湘就代表加大當理事，當過理事會主席。這個研習所，有一度遇到困難，是石湘親自到臺幫忙，才得渡過。在他逝世之時，正在加大擔任東方語文系主任，就要到香港去給中文大學作校外考官，而前數星期，臺北的研習所，又出了一件麻煩。石湘已當選下年度理事會主席，史丹福諸公，隨時向他請教，自然免不了大傷腦筋。我猜想這幾件忙上加忙的事，可能是他突然去世的主要原因。

至於立言，石湘雖然沒有讀什麼博士學位，可是能在美國第一流的加大擔任中國文學教授多年，指導過多少篇博士論文，沒有真才實學，何能到此？他曾兩度到日本京都大學講學，甚受歡迎。京大名教授吉川幸次郎輓他的五律有「雕龍過往哲，毫髮析微言」之句，足見他對石湘在文學批評方面的造詣，特別推重。美國詩壇耆宿惠樂克John Hall Wheelock，是石湘的忘年交。一九六六年惠樂克八十足歲，出版了他第十一本書，題名 *Dear Men and Women, new poems*。惠老特別把這本詩集——石湘譯為「親仁集」——獻給石湘，舉行獻書儀式時，在紐約有過一次盛大的宴會。

這本選集，篇篇都有真知灼見。可以說是「心血迸開花朵，刹那抵得千年」（拙句），而且

娓娓清言，讀者如見其人。出版之後，自會有知音欣賞。此外還有若干篇英文的譯著（包括陸機文賦譯註），不久也可以輯印成書。兩本書合起來，在立言方面，石湘一定是不朽了。

我同石湘，相識近三十年。近十幾年，每年至少「會師」一次。去年不巧，我大病了一場，住院兩個月有餘，沒去開一年一度的臺北中文研習所理事會，錯過了機會。十二月我出院後，給石湘寫了一封信，他覆了我一封長信，還另外把他的「論時：屈賦發微」英文稿寄給我。信裏說：

蓮兄如握：幾月來時刻懸念，不斷從親近友好如子健或劍橋其他過往熟人，藉知兄況，雖所云輕重不同，然弟自深有信心，知兄必能自醫，脫過此關，康強逾昔。卅年知心之交，家國之遭，番邦之遇，弟與兄所歷所處多同，故兄之心境感受，以至病苦，多為弟所能體會而如分嗜者。嘗聆兄論醫道，已達通明之境，而愈經大魔障，愈增大智慧。此弟於兄有絕大之信心，今再言之，兄今占痊驗思之，當為必然，並望以弟之此信心使兄更自加信心也。旬前去南海美屬處女島一中國文學會……文稿一篇，附函順呈。兄何時有暇瀏覽，或可資通信閒談情趣。此文亦非為此會所寫，然適可交出應景，實則與會之他文，無出此大力者，頗覺牛力之重矣。……弟文惟故意着筆於犖犖大端，所涉意廣，而俱希於熟諳原文使其理見於本身脈絡結構；所言望其體，而試圖復納楚辭於文史哲之大傳統中。年近老邁，更不抱野心，惟

覺有欲言者，今便言之。知此文可爲所謂二三子者所不喜，然不爲所計也。吉川兄見之曾來函稱爲「迥絕多烘之說，爲之拊掌稱快」……今寄兄閒覽，文詞希平正，然實大有感而發，背後用意，竝爲兄知心道之也。今冬旅行來雜事忙，賀年片亦多未寫，接兄信前亦正想寫如此一長信，深慰遠念互注之情，多勝簽寄一張花紙也。歲寒諸惟珍攝。順頌  
年禧

弟世驥拜啓十二月廿六日

宛君同此拜年問好不另美眞附筆問安

我回信大略說：

湘兄如晤：今日陽曆除夕，晨間接奉來書，關切之情，躍然紙上。心感無似！大作只大略翻閱，已見其勝義紛披，決是通人之論。是與彼對，又與非對，卽此是道，立地成佛（立地卽時）。此等文字，宜廣流傳。我兄著作在此等層次大有啓發性者，不下數篇，似宜結爲一集，以開腐儒與初學之耳目，不必以落文字障爲意也。

離騷有積極義，誠然，誠然！今日嬉皮服藥縱飲與魏晉人服散飲酒，大有相通之處。縱不能神明開朗，亦可助長文思，未可厚非。（弟所服藥 DexamyI 其中卽有 Dexadreme。後者在今日青少年間，似頗流行，但以此治病則可，過度成癮，則與儒家入世之道不合矣。孔子聖之時者，不得其中，卽爲失時。）昔人有謎云：「臨去秋波那一轉」，射「離騷」。離

本當解爲遭遇（感士不遇之遇，卽生不逢時），但如增加「臨去」一解，亦似未嘗不可。（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已屬可嘆，何況風塵瀕洞，太平無日耶！）

中國儒道兩家，雖能看破，仍有所戀。人情味正在於此。佛家講「空諸所有」，所以禪師往往責人「猶有這個在」。「這個」卽尊文之「時」「是」也（包括時、地、人、事、物）。

禪詩有可誦者，亦貴在其不專言空，而能於靜動死生間之流轉，能有所嘗味也。時字有美善義，傅孟真論「有周不（丕）顯，帝命不（丕）時」亦曾如此主張，而且已經看出其意義甚廣（見其「詩經講義稿」），果然是聰明鉅眼。吉川善之曾著「推移の悲哀」一文，於吾兄所論，自然深具同感。我輩久羈異國，「雖信美而非吾土」，自亦不可謂逢時。……陳寅老論「再生緣」於「搔首呼天欲問天，問天天道可能還」，再三致感。……梁任公亡命日本時，有詩云「既雨復晴晴復雨，誰從反復驗天心，好秋散擲將逾半，貞士羈窮不自今。臨水登山供悵望，搔頭負手費沈吟，猶嫌念死悲生意，不及江流一往深。」康南海甚爲激賞，詩意與兄論多可相通也。（下略）

得到石湘的噩耗，連日悲痛，只勉強作了一付輓聯：

卅年金石交，壯采豪情，學貫中西文史哲。

一夕瀟湘雨，僊遊夢渺，魂招鄉國去來今。

去來今是時，也兼以記念我十年前在六松山莊初次下榻所作五律中「月圓眞善美，花好去來今」之樂。上句用夫人大名，下句因山莊有花名爲 Yesterday, today, and tomorrow。

石湘沒有死，石湘是仙去了。在他的親人，他的朋友心裏，熱誠洋溢忠誠坦蕩的石湘，永不磨滅。這些篇遺著，還會讓他在天之靈更結交無數的新朋友。

六十年二月二十三日



## 序 二

夏志清

### ——悼念陳世驥並試論其治學之成就——

今晚是七月廿三日的晚上，陳世驥兄患心臟病故世已兩足月，還沒有撰文追悼他，別人的文章也不多見，除了陳穎士登在「中央副刊」上的兩首輓聯並附記。一個月來，我已戒了煙，因之文思暫時大為不暢，覺得寫文章是苦事，但先兄濟安和世驥兄多少年來一直抽煙斗，我自己香煙、煙斗並抽，有時還抽小雪茄，兩位兄長都猝然故世了，我自己戒煙至少也表示一種警覺：我想煙酒對身體都是不利的。世讓、濟安都比我愛喝酒，據說世驥去世前一月間，因為有些公事不好辦，關了書房門一人喝悶酒喝得很兇。濟安給我的最後第二封信，為酒辯護，人類喝酒幾千年，害處總比新發明的鎮靜劑、催眠藥小。話很有道理，但濟安哥身體底子不堅，英年故世，同煙酒總多少有些關係。

一個人患急病，當天去世，對自己來講，減少了不少無謂的痛苦和磨折，也算是一種福氣。但任何人未到衰老期而去世，帶給親友的痛苦特別大。紐門 (Cardinal Newman) 說過，君子人不想帶給人任何痛苦的；爲了這一點，我們也得活得長一點。世讓、濟安都是研究文學的人，讀了一肚子書，雖然發表了不少文章，但這些文章和自己肚子裏的學問、見解相比起來，數

量上實在是太微不足道了。英國文人間，最福氣的一位可說是約翰生博士，他不僅著述等身，有一位朋友把他的談語（正經的和幽默的）都紀錄了下來，至今保留了他的智慧和偏見。很少學人有鮑士威 Boswell 在旁邊；我們希望於我們所欽佩的學人是他們壽命長一些，把他們的讀書意見、心得紀錄下來，傳於世人。五六十歲的中國人中間，不論在臺灣、在大陸、在美國，有世驥兄這樣的舊學根底、古詩文修養的人實在已經不多了。這些人中，研究西洋詩學、文藝理論如世驥之專者，涉獵古今西洋文學如世驥之廣者，更是鳳毛麟角。即以我們兄弟而論，我們年輕時專治西洋文學，對中國的經史子集讀得遠不如世驥兄多，祇可能在新舊小說方面，所作的研究功夫比他深一點。所以世驥不到六十歲即去世，親人、朋友當然感受莫大的痛苦，即是不太熟的同行也一定喟嘆不止，因為他的學問見解傳世的實在太少了。在先兄「選集」的序上，世驥引了清初烈士夏完淳的一句詩「千古文章未盡才」。同我哥哥一樣，世驥也未能盡才，而撒手長逝，這真是國家的損失。

世驥兄的家世我不太清楚，只知道他是河北省灤縣人，一九一二年三月七日生<sup>①</sup>，他那年大

① 根據 Charles Witke「追悼陳世驥」文的報導。此文載「淡江學報」Tamkang Review, 1卷一期（一九七1）。Witke氏現任教密歇根大學古典文學系。以前在柏克萊加大，是世驥比較文學系的同事。他的太太 Roxane 是世驥的高足。



學畢業，那年到英國進修，我也沒有確實的報導，但他初抵美國那一年是一九四一年<sup>②</sup>，一九四六—四七年我在北大教書時，就聽到他的名字，因為他那時已在柏克萊加州大學當助理教授，對我們那班尚未留學的窮教員講，這是了不起的事。據說胡適校長、文學院長湯用彤那時都希望他返北大執教，因為他是北大的優秀畢業生，當年也有詩人之名，可能比何其芳、卞之琳、李廣田這三位「漢園詩人」低一班。（何其芳一九一一年生，比世驥大一歲。）濟安是卞之琳的好友，想在西南聯大教書時就心儀世驥此人。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中旬我離滬駛美，抵舊金山時大概已近月底了。同船有位中學校長，北方人，同世驥相識，上岸不到二三天就去見他，我也跟着去，相晤的地點是世驥學校的辦公室。我同他談些什麼，早已記不起來了，想來不外是北大的情形和西洋文學。但雖然彼此都留給對方很好的印象（濟安後來告訴我，世驥曾談過那一次的相會，對我的英國文學造詣着實誇獎了一番），我當時來美進修英國文學，世驥是中文系，加上我不喜同半生不熟的年長一輩人通信聯絡，我們跟着有十三年沒有見過面、通過信，因為第二次相晤已是一九六〇年聖誕節前後了。

那時濟安哥來美已近兩年了，在柏克萊加大中國研究中心作研究，同世驥已是最親密的朋

② 高克毅兄給我的近信上這樣說。世驥一九四一年一到紐約，他們就相會了。